

續金瓶梅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續金瓶梅

四

〔清〕紫陽道人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續金瓶梅後集卷九

證入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四十九回

沈○花○子○竟○認○前○身○

王○六○兒○老○還○舊○債○

蘇東坡寒食詩

烏○啼○鵲○噪○昏○喬○木○

清○明○寒○食○誰○家○哭○

風○吹○曠○野○紙○錢○飛○

古○木○纍○纍○春○草○綠○

棠○梨○花○映○白○楊○路○

盡○是○死○生○別○離○處○

冥漠重泉不聞

瀟瀟暮雨人歸去

這首七言古詩，傘表人世百年死生如夢幻泡影，休說這尋常百姓，卽做到那公卿大老，開天的事業，蓋世的文章，到頭來也不過是幾張黃紙，一篇墓表，縱有石羊石虎，御賜的諡法，欽定的碑文，也只爲生人的眼目，與死者痛癢無干，有好子孫的多，守得幾年，那子孫不肖的，還有把墓碑墳樹賣與匠石們脩橋砌路，造屋造船的，經年不到墳頭，燎一張紙，賣與豪家耕爲平地，如今看那石人石馬，埋在草裡的，還不

知墳在何處。看到此處。可見人世上有何真。假。恩。怨。

平等。死生一觀。總是個幸者。可惜這看書的人。點一

點頭。又忘了。到天明。想不起來。直到了尋着他的時

節。臨期。又悔不得了。今日。表沈花子。自來西門舊

宅。托夢與玳安去了。十年惡業。將盡。舊罪已滿。往來

在東平府地方。打磚乞食。生母有病。死了。把箇牽路

的狗。也被人打殺了。年長一十九歲。討飯沿街打磚

的路兒。走得爛熟。再不消問人。到了人家門首。誰不

認得。叫聲沈花子來了。就遞出碗飯來。又走一家。倒

又為善則  
典法曰  
再却也

如此花  
子不是  
容易的

也省他勞心費力。從來說討飯三年懶做官。想有些  
樂處。有詩曰

乞化原因結佛緣。高聲持鉢到門前。

瓢中常貯千家飯。囊裡何須一箇錢。

竿水防身成鐵杖。給孤布施有金磚。

播間自是賢達者。免向名場夜乞憐。

原來人有三竈。沈花子一個竈在陽間。隨身討飯。一  
個竈在陰間。做餓鬼受罪。一個竈在西門慶墳上。守  
屍起旛。風趕漿水吃。這沈花子從臨清討飯。又到了

清河縣。遇見清明時節。家家上墳。設祭。人人看景。踏  
青。多有遊人在郊外飲酒。這花子們因此不在城裡。  
都來野外求乞。沈花子也挂一條竹杖。來城東地名  
五里原。原是西門慶的墳。當初清明。寡婦上新墳。就  
是此處。墳墓甚多。如北邙。相似。只聞一片哭聲。風吹  
的紙錢灰。各處亂舞。化了紙都在林子裡。高崗上。擺  
下祭品。吃酒散福。沈花子和衆乞丐。走了幾處。化了  
些盞酒片肉。剩飯殘湯。吃不了的。倒在罐裡。隔着示  
福寺不遠。寺到寺上房廊下。蹲着把那湯飯吃了。又

續金瓶梅

兩現相  
認從西  
遊記六  
耳信候  
大鬧北  
派

去乞化拄着竹杖往前面林子裡來只見起了一陣  
旋風不知甚麼東西拌了一交跌在路傍好似做夢  
的一般忽然一個漢子過來將沈花子打了一掌道  
你這幾年在這裡來就不回家了我等得你好苦呵  
打完了官司納了贓罪咱也該搬移了另尋箇新房  
兒去住如今咱的舊房爛了我在這裡看守一箇錢  
也沒得用一口湯也趕不出來吃一年二月八月領  
些官米只好在別人門首去討口涼水吃白日裏沒  
處藏身夜晚來樹梢頭草根上就是我的去處你如



人却忘却舊  
日面目  
仙佛  
夫  
自迷可  
痛

今去了十數年。那知我的苦楚說畢。和沈花子抱頭  
而哭。沈花子百忙裡想不起這個人來。一似認得他  
一般。纔待想想。又迷糊了。通沒處認帳。正是傷心不  
是新來客。對面還疑舊主人。那人道。此去到咱家不  
遠。和你到家看看。那破房兒。你今住下。不去罷。沈花  
子半疑半信。扶着拄杖。隨這人走。領到一處林  
進去。只見清堂瓦舍。小小一箇門兒。初然入內。冷森  
森後面行來。寬朗朗。但見

一條細路。高高下下。平舖四。正。整整齊齊。高

砌中橫三尺石床。默默有人全不語。上掛兩條紗幔。漫漫長夜幾時醒。芻靈二事。左童右女不離身。明旌一幅。粉字金花全不見。他也曾走馬章臺。醉擁紅粧。晨起晚。他也曾排衙軍署。貪謀白鏹。夜金多。風流罪過空餘白骨。成灰謀筭。奸深止見青蠅。來弔日落狐狸。來作伴。年深螻蟻借爲家。

沈花子進得門來。用手一摸。見此高房大廈。中間有人高卧。不聽得言語。這花子忘不了舊買賣。高叫一聲。老爺。老奶奶。討碗飯與花子充饑。那人笑道。這是

家門上  
不認得

者多

如此才  
是三魂

你○家○也○不○認○得○了○還○想○叫○街○哩○我○家○多○少○日○子○不○見○  
一○點○飯○吃○那○有○飯○來○與○你○吃○沈○花○子○大○怒○道○你○這○個○  
人○平○日○不○甚○熟○識○因○何○哄○到○我○家○門○上○却○不○把○飯○來○  
悞○了○我○今○日○清○明○節○的○生○意○明○日○却○那○里○討○去○那○人○  
大○怒○道○你○這○花○子○真○是○瞎○了○眼○連○自○己○房○兒○也○不○認○  
得○終○日○遊○食○在○外○慣○了○我○今○拿○回○你○來○也○和○我○守○守○  
門○兒○偏○是○我○該○受○苦○兩○個○揪○打○在○一○處○早○把○那○上○  
的○人○驚○醒○打○一○箇○滾○臥○起○來○把○他○二○人○分○做○兩○下○這○  
個○人○又○睡○下○不○言○語○了○怎○當○得○沈○花○子○叫○天○叫○地○要○

出來四下裡都是墻壁那里找得舊路出去高聲大罵道

江頭金桂

怪得俺終年昏昧只道緣何鬼夢迷那

知你把我家園占了改換墻基在床頭睡不起個人

有些似我的模樣我因甚麼話語高低形容無異莫非是假

名托姓撒懶粧痴撒下兒孫妾共妻使我沿門持鉢又迷路悲啼到今疑街頭叫化豈非我床上高眠又是誰

沈花子罵畢這個人怎肯干休把沈花子一箇磚奪

舊杖但  
無可以  
獨往獨  
來矣婆  
心說法

來○摔○的○粉○碎○說○你○這○花○子○改○不○了○光○棍○行○持○倚○勢○行  
凶○到○了○自○家○門○上○還○要○粧○龔○推○陪○偏○有○這○些○花○言○巧  
語○越○發○編○出○曲○子○來○了○我○把○你○這○討○飯○吃○的○本○錢○打  
碎○了○丟○開○這○根○拄○杖○看○你○有○甚○本○領○也○鑽○不○出○這○箇  
土○孤○堆○去○再○休○想○討○你○那○自○在○飯○吃○高○聲○大○罵○道  
前腔堪笑你終朝遊戲不念家園舊祖基却叫我  
封門守戶帶水拖泥臭皮囊無處離你這花子走  
不得這一條路一任你穿州過府登山涉水傍門依壁問  
路臨岐拄杖敲門何處歸笑伊家失計又藏頭露

尾到今疑操瓢乞得千家飯。放火還燒百衲衣。

二人正鬧中間。只見一個老公公八十餘歲。滿面白鬚。頭戴着老方頭巾。鑲藍道袍。綠縹方履。打開門進來。又有一個青衣公人。跟隨取出一條繩索。將沈花子拴了。道你的限滿。該隨我向衙門裡去銷號。因甚來。這舊房裡炒鬧。這房是你的舊基。如今爛了。你又搬下新房。該搬移在別處去的。却來這里纏帳。那個

人不敢言語。依舊躲在那舊房裡。看着沈花子哭哭啼啼的去了。跟着老人到了一所小小衙門前。有幾

舊房新  
房不知  
房主是  
誰如何  
多在幾

主人不  
遂方妙

個男女老少不等的聚在一搭裡。老人坐着點名。到了沈花子名下。卽批一行字。金磚一箇。重三觔半。十九年用完。繳。只不見了這箇磚。少不得。又使一人押沈花子。到了五里原路旁。把拄杖金磚一一拾起。隨着這人。見了老公公。押向清河縣城隍廟裡去。原來這沈花子。已死在路旁。遇見西門慶墳上守屍的。竟來叫他。去認了前身。二魂爭論。各訴其苦。勾屍的鬼。正沒處尋他。却同本村土地來墳內。找出新鬼。又撒下舊鬼。如今要解城隍繳還他領的那乞丐金磚。算

他這十九年的苦劫○准折前債○後來沈花子到了東岳○算他那貪惡○雖報淫惡太多○一時不能償還○又變了一個男身○生在汴京廠衙衙門裡○一個班頭節級家乳名慶哥○長了五歲○他家有九子○貧不聊生○那時東京奉王爺令旨○要選內監官入官使用○這班頭嫌兒子多○了一冬○沒有八九個綿襖○他穿不如捨一個○做內官○割了那子○送在一個有名位的老公名下○做他的兒子○後來富貴○也是我家一條活路○看箇好日子○把這慶哥來哄得○

見樓在懷裡○正睡不是



非此無  
以報淫  
入真是  
至理

防○這○班○頭○磨○得○風○快○的○一○把○鐮○刀○抱○起○慶○哥○正○在○夢  
中○把○小○小○髻○髻○和○卵○子○一○齊○割○去○疼○得○這○娃○子○死○了  
半○日○流○的○血○有○數○盆○用○上○石○灰○麻○藥○養○了○半○年○方○纔  
長○平○只○落○得○一○箇○小○小○口○兒○使○一○根○竹○筒○兒○擡○着○糞  
撒○尿○這○纔○完○了○西○門○慶○三○世○淫○慾○之○報○有○詩○戲○贊

翡翠軒中百樣淫  
葡萄架下樂難禁

風流用盡千般計  
姦慾常生萬種心

藥借胡僧堅似鍊  
戰酣林太貴如金

如今一卵干城棄  
水盡山窮何處尋